

# 我想看仙侠小说，有文吗？

我是玉兔，却滚到了钟山上最高冷的帝君怀里。

我刚成人身的时候，他冷着脸要我变回兔子。

后来我要成兔子了，他却低声哄我变回人身。

1

我是嫦娥怀里常抱着玉兔。

她不抱着我的时候，我就在「哼哧哼哧」地拿着我的小杵子捣药，捣好的小药丸晶莹剔透、皎然如月。一颗小药丸要捣好，要花费几十年，但天上最不缺的东西就是时间。广寒宫的桂花从未开败，我的小盒子里也已经装满了可喜的小药丸。

小药丸给凡人食用是可以就地成仙的。

因而每一颗小药丸都会被记录在案。

嫦娥姐姐曾经抱着我，捻起一粒小药丸细看，她眼底神色不辨，良久却含了笑，清艳动人。

「我当初也服用过一粒这样的灵药，远不如你的玉蟾丸，在人间却是一粒难求。哈。如今，我的小玉兔却存了足足一盒。」

我那时神智未开全，也并不知晓她吃后羿灵药的前因后果，只当她夸赞我，高兴地竖起耳朵凑在嫦娥的怀里撒娇。

我那时以为自己只是一只被人抱在怀里的小玉兔。

广寒宫冷清，只有我和嫦娥。庭中有桂花树，金色动人，我时常从嫦娥的怀中窜下，爬到玉桂上去，晚上的时候望舒神女就驾着她的车辇经过，车辇上放了几个白莹莹的小玉蟾。我便时常觉得，这尚且不如我的小药丸剔透呢。

我性喜寒，广寒宫灵力充沛，是世间少有的适宜我居住的地方。

我和貌美的嫦娥姐姐相伴，日子过得也算安乐。

直到我发现每夜望舒神女驾着她的车辇经过，神色却一日比一日忧愁、伤心。

我虽不能化作人形，却还是可以说话。我便叫住了她。

「望舒姐姐怎么看起来这样难过？」

月华流苏在望舒神女的额头上轻晃，她一听这话险些流下了眼泪。

她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在她脚边站得整整齐齐的小玉蟾，玉蟾圆滚滚的，表情亦是十分的哀愁，眼泪「哗啦啦」地直流。

我看过去，玉蟾月亮只剩三四个了，我记得从前是有十个的。羲和神女从前亦有十个金乌，时常高兴地带着它们乱跑，可惜

被嫦娥姐姐在人间的夫君后羿以凡人之躯催动神弩，硬是把金乌射杀得只剩一个。现在犹然能听见羲和神女咒骂后羿的时候。

我一惊，莫非凡间出现了第二个后羿，并且改行射玉蟾了？

可玉蟾与人间无害啊。

望舒神女含着泪：「钟山那位烛阴氏的帝君自大战后沉睡了万年，现下从梦中醒来了，却不知为何少了一只寒眼。钟山百里被烛火大燃绵延，至今未歇。现下各方天上地下都为他寻找寒凉之物，求压下这烛阴氏的烛火。我的寒凉玉蟾已经被借去七只了，如今不知生死。」

说到这儿，望舒神女捂着脸抽泣起来。

我素来没有安慰仙子的经验，嫦娥在我面前从未哭过，我便无措地蹭着黏在我脸上的金桂。

我突然被伸手捞起抱住，嫦娥不知何时来了。

望舒神女也终于记起自己正在当值，一边抽泣一边乘辇在空中远去了，仅剩的三只小玉蟾可怜兮兮地围在她的腿边。

嫦娥抱住我，叹了口气，点了点我的前头的一撮毛，难得严厉地和我说：「这段时间不要再乱跑了。」

我知道，她是怕我这只捣药的小玉兔也被抓去给烛阴氏降温。

我乖乖地蹭了蹭她的下巴。

可我还是被抱走了。

嫦娥因为灵力诸多因素，在仙界中地位尴尬，从不和人起冲突，如今却为了我一只小玉兔拉下了脸面。我也舍不得她，可是没有办法。

我从她的怀里跳下来。

我离去的时候隐约看见她眼角有泪。

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颗巨大的桂树下，落花掉在她的发间。

我走了，她就只剩一个人啦。

我被护着穿越钟山周围八百里火海，烛阴之火极为霸道，呈现极黑的颜色。

抱着我的小仙官惊奇地叫道：「诶，你这只小玉兔，抱着你走比那几只小玉蟾凉快多了，你瞧这火，居然退了。」

我翻白眼，窝在怀里，只当他安慰我。我心想，我还要回去呢，嫦娥姐姐还要我陪着。

我在见这位钟山帝君之前，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听说烛阴龙身长千尺、行色可怖，在上古一战中单灭四大部落。最要紧的是，我想知道，神龙吃不吃兔子？

越靠近钟山之颠的王殿，烛阴精火越热，仙官带的法宝也不足以支撑他进去，他把我放在殿口，便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
我是今日送来的秘宝，听说昨日送进来的是一块东海最深处的冰晶，倒是熄灭了烛阴火两个时辰——之后这无价冰晶便无用了。

我倒不大觉得热，隐隐地，倒是觉得这火与我有些亲近，如同出自本源一般。

我蹦蹦跳跳地走进去。

殿极大，我绕了许久，才找到那钟山帝君。

路上还遇见了几只哭唧唧、颜色黯淡的玉蟾。

烛阴王龙睡着了，并不如同我相像一般狰狞，是我羡慕的人身。

千年寒玉的冰床上睡着一个青年。我太小了，远远看的时候还能看见睡在奇珍异宝间的青年，听说龙都是喜欢睡在宝贝上，看来最高贵的烛阴氏也不能豁免。

等我蹦蹦跳跳地走近了，高高的寒玉台散着寒气，却夹杂了寒热。

如墨一样的青丝顺着玉床垂下，颜色动人，我只到了玉床的最底端，兔子都是这么矮的。

那发丝就在我面前晃着晃着，就像我广寒宫桂树上红色的丝绦，我高兴地用爪子去抓，却硬生生地忍住了，我听说烛阴龙法力高强，但是很小气。万一我拔了他的头发，他把我的雪毛都拔完怎么办？

可我想要回广寒宫，就要把他的伤给治好，我看不见的脖子上挂了一锦囊的小药丸，那是我制作了数千年的成果。使人成仙倒是其次，我莫名觉得这小药丸会很有用。

于是我还是艰难地爬上了玉床。

从他的脚一直爬到他的头部。他可真长，我蹦跳了好久呢。

他穿着玄色的衣服，脚却是光裸的，在玉床上显得倒是白。腰间佩了红丝绦、玄鱼佩，在身旁安静地散着。手指节分明，筋络好看。

再往上走，我看见他高抬的下颚，下颌线利落、清俊。在睡觉时也高抬下颌，可见是个极难相处骄傲的神君。脸色略显苍白，眉眼里卷了分冷倦。他闭着眼睛，长睫历历可数，划到他高挺的鼻梁骨。钟山毓秀大概都堆在了他的脸上。

是个瞧着年轻且高傲的帝君。

我正抖着耳朵想如何把我的小药丸塞进他的嘴里。

沉睡的烛阴氏却睁开了他的眼睛，这一眼如同来自极黑之地的凝视，我吓得翻了个跟头从玉床上摔了下去。

却被两只指头轻轻松松地拎起。

年轻的帝君支起一条腿，直起了上身，唇形好看，说出来的话却不怎么动听。大约刚睡醒的缘故，眉眼更添一分凉薄与不耐烦。长发从他肩头划下身，有几丝绕过衣襟直入胸膛。

他垂下眼，瞧着手上这只莹白的玉兔，难得生出些不解。

「睡前不还是只白玉蟾吗？」

我使劲地倒腾着悬在空中的腿，极想在这位帝君脸上踹一脚，想到那几只丑兮兮的白玉蟾，我很是嫌恶地撇了下嘴。

瞧瞧！怪不得说这帝君丢了一只寒眼，如今竟是能把我这只无比可爱的玉兔和那群丑玉蟾相提并论。

眼见着我的前脚就要够到这位神君的下颌了。

他却皱了皱眉，薄唇一掀。

「却是个脾气很大的毛兔子。」

说完轻飘飘地松了那两根指头。

我「啪」的一声掉在了地上，又「咕噜咕噜」地在地上滚了几圈。四脚朝天地倒在地上，眼冒金星地爬起来，又被宽大的衣摆漫不经心地扫到了边上。

这位烛阴神君已从氤氲着寒气的玉床上起身了，苍白的足踏在地上，宽大的衣摆把我这只疑似蟾蜍的兔子扫得远了点儿，才点了点头，满意地往外走去。

我莫名悲愤，在广寒宫数千年，嫦娥姐姐对我好那是必然的，路过的仙子仙君，谁不因为我白绒可爱对我爱不释手？如今在这儿，待遇竟然和外面那恹恹的白玉蟾一样。

我「咕噜咕噜」、圆润地滚到他的足边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
还不等我说话，烛阴帝君眉眼倦淡，微挑了眉，垂下眼轻轻地吹了口气，我便又「咕噜咕噜」地被一阵风挟着滚开了。

我又「咕噜咕噜」、气喘吁吁地滚回去，又停在他的脚边。然而还不待我说话，他又吹了口气。

于是我又滚回去。

如此反复，这位无聊的帝君显得极为纡尊降贵地停了下来，垂下的眼睫弯成一道弧度，像是凝住的霜，他似乎在「白玉蟾」和「兔子」两个词里辗转了许久，最后缓缓地吐出了四个字：「本君甚忙。」

他瞥了瞥我挡在他面前的白团身子，意思明显。

我梗住，却终于有机会拿出了脖子上挂着的锦囊。用爪子把锦囊扒拉开，露出里头一粒粒、晶莹的小药丸，献宝似的给他看。

「我是今日被抱来的玉兔。这是我们广寒宫的特产药丸，想必对帝君的伤痛有用。」

怪我没什么文化，「小药丸」这个药名，让人听了属实没有信服力。

果不其然，这位看起来就十分吹毛求疵的帝君眼光落了一眼便收回了。我等了半晌，却听见他不冷不淡地点点头，答非所问

地回了句：「是只会说话的兔子，比那几只白玉蟾要聪明些。」

我的泪水险些流了下来，分明是夸赞的话，我却觉得格外屈辱。

他又轻轻地吹了口气，我这次被送得可就远了，等风停了，一睁眼看见的就是几只围着我的白玉蟾。玉蟾月亮颜色黯淡，正围着我委委屈屈地流泪，身形越发鼓胀圆胖，一副不能再多描述的憨傻样。

我仰头。

我想嫦娥姐姐了，「呜呜」。

## 2

我发现自己的修为有点儿突破。

广寒宫虽然地僻，但灵力也算充沛。数千年下来，隔壁天河旁无人料理的花都凝成仙身了，我却还是窝在嫦娥姐姐的怀里。

我刚会说话的时候嫦娥高兴了许久，说我快有仙身了，这一等就是一千年，修为再无进益。

但我在这钟山宫半日工夫，却感觉这寒热里头的神力正缓缓地淌进我的百脉。

我快快乐乐地吸取着灵气，灵气愈发溢满。周围的温度越烫了，隐约里晃着一丝微弱的寒气。

却见那几个萎靡不振的小玉玉蟾抖灵了一下，像是条件反射一般簇起来退得离主殿远远的。

我抬眼看过去，磅礴的神力如潮般从主殿闭合的玄门上透出。

若我再从钟山之颠高眺下去，便可见数百里烛阴寒火绵延不绝，枯土之上再无生机。

我叼着我的小锦囊从酷热中穿梭而过，直奔着主殿而去。自从我第一次碰到烛阴帝君的神力开始，那对旁人来说难以忍受的苦楚，都好像对我无用。

可这次，我越靠近烛阴帝君所在的主殿，却感受到了难以言喻的难受。

我的小爪子好像踩在了烧红的铁板上，痛得我「嗷嗷」叫。

我正围着主殿紧闭的大门抓耳挠腮想着该怎么把自己塞进去时，玄重的门却被吹开了一隙。我忙钻了进去。

主殿的玄门暗藏玄术，阻隔了这位听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时便存在的烛阴神的大半力量，偶尔透出去的一丝波动，却足以让天界诸仙头疼至今。

主殿本来极空旷，烛阴帝君爱储着宝贝一起睡，除此之外，我上一次被风吹走之前，见到的殿内是可以说空空荡荡的。

此刻却被巨大的龙身给占满，烛阴帝君原为上古尚还延存的高贵血脉，此刻却狼狈不堪地露出原身。每一块鳞片漆黑如铁，流转着不知奥秘的玄纹。龙鳞却并不整齐，零落了一地，有些

尚且正从肉中翻出来，血肉淋漓。然而因为烛阴氏不死、不灭、不伤的缘故，上一刻鳞片落下，下一瞬从血里又生出了黑鳞。如此反复。

便是这个时候，常常让小仙杂谈时羡慕不已的生息之力，此刻看来倒更像是一种酷刑。

我正对着它的龙头，我是这么小，尚且不如它下颌上一块龙鳞那么大。高傲的烛龙疲惫、痛苦地闭着眼，奄奄一息，却还尚存着一丝帝王般的尊严。它竭力地睁开眼，想要让这个擅闯它的领域、目睹它狼狈模样的小东西以死偿还不敬之错。

我看到它的眼睛，金黄色的瞳孔，一眼仿佛来自远古的森严凝视。我头一昏，又加上早前因为烛阴力震荡而痛的内伤，感觉满口的腥甜。

我叼着我的小锦囊，把之前它无比嫌弃的小药丸，一股气地全倒进了它的嘴里，又高高兴兴地在他鼻子上跳了好几下。我最讨厌把我吹来吹去的人了！

我其实有些害怕，却又不得不觉得十分扬眉吐气。可见龙游浅水，还是可以被兔子戏的。等我回了广寒宫，我要写十本话本子来吹嘘此事。

它是那样的虚弱，它从前可以一睁眼转白昼为黑夜，吹气令冬成夏，现在只能徒然地见这个尚不及它半只眼睛大的小兔子「咕噜咕噜」地够到它的下颌，眼睁睁地看着一袋子的令它生厌的小药丸全倒进了嘴里，又在他面前作威作福。

我本想再多得意两下，下一瞬灵力却骤然激荡开来，染血黑鳞不再剥落，虚弱的黑龙已肉眼可见的工夫重归仙身。殿内又变得空空荡荡。

迤邐一地长发的帝君从血里轻松地站起，将玄色的袍子重新披上。等到他赤裸的足踏到我跟前的时候，我终于克制不住，因为灵力振荡而昏了过去。

看见的最后一眼，恰好是烛阴氏帝君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脸上终究不是冷淡如寒玉的神情，那分明是四个字。

——你死定了。

我还是晕了好了。

当我晕晕乎乎地醒来的时候，殿中并无一人，我身下的寒玉床氤氲着白气，周围有一堆奇珍异宝相拥。我抖了抖耳朵，下意识地想唤一声「嫦娥姐姐」，却迷迷糊糊地才想起自己已经在龙窟。

龙窟！

我突然想起了自己所做的事情，若说倒小药丸还情有可原，那么在人家头上蹦蹦跳跳又如何解释呢？是在为天界运动会跳高项目做准备吗？

我这边想着，却又奇异地发现自己毛茸茸的后颈被揪起来了。两只后腿在空中毫无安全感地乱晃。

身后的声音好听，略带了点儿漫不经心：「许久不曾吃过兔子，不知茹毛饮血好还是剥了皮烤好？」

我毛都竖起来了，不敢吱声。

又听他「啧」了一声，加了句：「还是剥了皮好，皮给那几只丑玉蟾御寒。」

我眼泪汪汪，在这着火的钟山还需要御寒吗？我直面他的死亡威胁，想起我的嫦娥姐姐，愈发伤心。

他伸了只指头理了理我的头背上的毛，刚碰上却顿了顿，改成用整只手撸过我蓬蓬的毛发。

到底还是好像没忍住一样，多摸了几下。

我忍不住得意，是吧是吧？天上人间，凡是见过我的仙君仙子，没有对我的可爱有抵抗力的。

他把我提到他怀里。

钟山君虽然他的烛阴火燃了周遭几百里，身上却是如玉般冰凉冰凉的。

我乖乖地蹭开他乱摸的手，卧在他膝上找了个最舒服的角度，却仍然忍不住忧愁，我还是想念我的嫦娥姐姐，「呜哇」。

帝君的衣袍不紧，浅浅地露出里头的风光，我曾经听神女聊天，说是钟山上的那位帝君，曾经一人凌空阻断魔潮，风姿天

下无双，风光横越八荒。可惜我是只兔子，不能体会和此等神君近距离接触的快乐。

我懒懒地牵拉下我的长耳朵。

烛阴氏帝君一只手摸着我的毛，漫不经心地问：「那个...丑丸子是哪儿来的？」

「我自己在广寒宫的时候慢慢地搓的。」

他轻轻地「嗯」了一下，便也再不说话。

### 3

我开始了在钟山宫搓小药丸的生活。

周围百里的烛阴火渐灭，我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奔到殿前，往下远眺。眼瞧着烛阴火的火势一点一点地下去，我就知道钟山君的伤口快要治好了。

殿里面的生灵只有一条帝君龙，几只丑兮兮的玉蟾，还有我。

但是我坚信我的地位要远高于那几只玉蟾。

帝君允许我蹦蹦跳跳地跟在他的赤足边，我时常记起第一次见面时他极其嫌弃地吹翻了许多许多遍，可毕竟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

帝君很喜欢我白绒绒的毛，我看出来的，他喜欢让我窝在他怀里，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梳理着我的雪毛。我也喜欢惬意地闭上

眼。

帝君的乌发长，并不束起，一直淌到我边上。我高高兴兴地抓住一小簇玩。

帝君被扯疼，眉眼往下瞧，矜傲的下颌终于往下压了，却零星染了分笑意在眉梢，愈发显得他苍白的面容华光大甚。

我看得有些呆了，却感觉身体有些变化，我感觉我变大了，是的。确实如此。

一笔风华落在他的唇边，他刚要说句什么。

眉眼冷倦的帝君终于染上了分惊讶，我从他如同被天河水洗过的眼底看见了自己。

浑身赤裸如雪的少女被他拥在怀中，显得十分小巧。从眉到嘴都精致好看，大片的黑发从脖颈处相分，一部分沿着背脊下滑，一部分覆过胸前坟起，一直往下。黑白相衬，愈发像天山上最纯真无垢的雪。

我再出声，却是娇软的音，糯着声：「帝君——」

烛阴氏的年轻帝君垂下眼，黑长的睫颤动几下，喉结轻轻地动了一下，像是清晨草上的露珠。

他的话在喉间滚了几下，出口却是冷漠的一声：「快变回去。」

我因为刚变成人的缘故，还十分不习惯。黑长的细发顺着他半开的衣襟往里蜿蜒，我在他怀中下意识地轻蹭了一下，却感觉身下突然僵硬。

帝君往后仰，下颌冷白，线条流畅。

他想如同往日里捏兔子一般，伸出手捏我的后颈，碰上却是一阵令我心颤的冰凉。他好像才反应过来，收回手去，脸上难得出了一分赧然。别过眼去，却不免有些气怒。

我睁着一双眼睛，茫然地看，又生性好动，才动了一下，就被反剪住双手给禁锢住。

他的发和我的发相缠在一起。

烛阴帝君凑近我，压着眉宇间的一点不耐，重复说：「快点儿变回去。」

我狠狠地用额头撞了他的额头一下，得意地看他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模样，往日里讨人厌的尊贵冷淡烟消云散。

我拉长了尾音：「我不会——」

我是真的不会。我只是一只小玉兔，也只会捣小药丸。

烛阴帝君尝试了许多次，终于不得不承认我是个连控制形态都做不到的笨兔子。

他从开天辟地开始，手掌的法力便可移山填海，实在是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会有一只变不回去的兔子？

因着烛阴氏前头的火太大，钟山宫里的侍从都无法近身，退了个一千二净。虽说现在烛阴火熄灭了，侍从们不日就会再回来，但是眼下，这偌大的钟山宫里便只有我和帝君二人。

噢，还有几只丑兮兮的玉蟾。

我接过帝君两只指头捻着的玄色长袍。手上挽两圈，腰带系得再紧些，脚上嘛，便和帝君一样，赤足踏步，只是我现在又不会走路，还是习惯蹦蹦跳跳的。帝君随手从他那堆宝贝里找了只铃铛脚镯，我跳起来「叮叮当当」地好听。

我既然已经是人形，那么如何叫我属实是个问题。

帝君强压了一点儿不耐，问我：「你有没有名字？」

我诚恳地摇了摇头，大家都叫我玉兔，可是我知道，玉兔并非名字。

他这下倒是瞧着有点儿满意了，眼里起了点儿兴味。

「那你就叫岁岁。」

我高高兴兴地把这个名字在嘴中过了好几遍，到底是有个自己的名字了。

「帝君，你叫什么？」

他静了静，好像那两个字很久没有念过，难免生涩。

「我名，烛年。」

## 4

帝君时常在榻上支颐侧卧，手上执着一卷书，目光懒散地看。

我起初仍然想象从前兔子时一样，抖了个脑袋往帝君怀里钻，却被一只指头抵住额前，生生从他怀中给推了出来。

烛阴帝君眼也不抬，仍然看着他手上的书，撇了撇唇：「不准过来。」

顿了顿，到底还是补上一句：「除非你变化回去。」

我委委屈屈地捂着头上被戳出来的白印儿。照着地上水晶砖映出来的影，头一次那样怀疑，我的人身模样莫非丑得不堪入目？

我太过无聊，帝君不和我玩，我只能牵拉着步子去欺负那几只丑玉蟾去。

我垂头丧气地「噢」了一句。

却心情仍有期盼，我往殿门口走了一二三四五六步，每一步都走得慢，每一步都竖起耳朵时刻准备着帝君叫我留下。
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数到第九声的时候，帝君冷淡的声音从后边传来，我立马高兴地转回去。

他约莫是无语了，见着我这副模样，本来的话倒是咽了下去，指了指塌边一席：「在这儿坐着也好。」

想了想，又压低了声音警告我：「不许乱动。」

后来便时常是这样的光景，帝君看书，我在旁昏昏欲睡；帝君处理底下送上来的案宗，我昏昏欲睡；帝君雅兴来了要弹琴，我也昏昏欲睡。

我有次灵光一闪，自己先笑了，问帝君：「帝君，我这样是不是红袖添香？」

帝君慢条斯理地放下手上的朱笔，但我瞧得清楚，他手不禁颤了一下，转过头怜悯地把我从头打量到尾，苍白的眉眼蕴了分温情，他说：

「岁岁啊，你先等脸上睡着时压出来的红印儿消了再说这话。」

我从前在广寒宫时听起别人谈烛阴帝君的时候，总是十分畏惧，更兼有对他高傲姿态的不满。

但我接触下来，倒觉得帝君勉强也可算作好相处。除却总是对我说些不大中听的话之外，我还是很喜欢他的。

譬如眼下，他理好了衣衫，金冠一戴，矜傲里头又多了三分尊贵。烛阴帝君朝我伸出了手。

我下意识地往上一放。他的指尖无意识地勾到了我的掌心，略微有些痒。

我忍住心上一丝不明的悸动，歪着脑袋问：「帝君，去干吗呀？」

烛阴帝君挑了挑眉，袖里灌了点儿风。

「带你去人间看一看。」

我这几千年来未必有这样风光的时候，恐怕诸神也没有人能把这位烛阴帝君当作坐骑来使唤。

龙吟之声贯彻云霄，龙身迤迳在云间，我紧紧地抱着烛阴帝君的龙头，脸贴着他颈间最柔软的地方。他大概也不曾出世许久，山水人间风光从我们下方淌过。

最终我们停留在一个上古战场，千万年过去了，这里的神力仍然摧枯此处的生机，寸草不生、黑云蔽日。烛阴帝君如逛闲庭般优雅地踱步，只是眉眼间偶尔流露出一丝嫌弃。

他捻起地上一撮流沙，许久嗤笑一声。

「千万年过去了。我醒了，想必他也是。」

我想了半天，才想明白这句话是怎么回事。当初能与烛阴帝君两败俱伤的唯有一位魔族大君，其名燕风。

我讪笑。脑子里却在疯狂地转动，那位如果也醒了，那我得悄悄地和嫦娥姐姐藏好，不被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给波及。上次天庭所受的挫伤，恐怕万年过去了，仍然还没整顿好。我只是只没什么担当的小兔子，也只想和我的嫦娥姐姐平安地生活。

烛阴君睨了眼我，两指极为熟练地拎住我后颈的衣服，我如今已是人身，却仍然在他面前小巧如此。

等再回到钟山宫的时候，帝君却把我反手丢在了榻上，我往后爬，他扯住我露出一截脚腕，把我拎了回来，脚镯「叮当」地响。

我的下颌被强制侧抬起，仍然呈现一个伏跪的模样。

烛阴帝君俯身下来，正好像是把我全拥入怀的样子，他极为强硬地在我唇上覆下一个吻。他还乱咬人。气息吐在我脸上，晕出一片红。

我莫名有些软，喘不过气来。烛年把我翻过来，半搂在怀中，任由我攀着他的一截手臂。他靠近我的唇，额相抵，他也有些喘，喉结上下滚动。

他低声问：「岁岁，喜不喜欢我？」

「不喜欢。」

他「哦」了一下，却不甚在意地用手梳着我毫无配饰的长发，从头皮到尾，一下又一下。

我眼神迷离，有气无力地指控他。

「你总是用风吹跑我。」

「你还说我是玉蟾。」

烛阴帝君点了点头，眉眼舒展。

「那确实不太好。」

却又垂下头来，一声声「岁岁」地喊，轻碰了碰我的唇，哄骗道：「那现在呢？喜不喜欢我？」

我说「不喜欢」，他便咬一下我。等我的唇都隐隐地疼了，我终于松了口，浅浅地说一声「喜欢」。

他搂住我的腰，有力的腿禁锢住我不安分的动作，从唇吮到舌。

等我再意识略清明时，我的衣襟大开了，温热的感觉从唇蔓延到小腹的地方仍然残存。烛阴帝君半开了衣衫，露出的胸膛苍白、漂亮。

再接着往下。

我突然变了。

我又变回了一只兔子。

帝君现下从一堆白绒绒的毛里抬起头来，似笑非笑。

他低声哄我：「岁岁，快变回来。」

可见世间男人如何善变，前头我不是兔身不许我近身，如今近了身又不许我变回去。

我诚恳地说：「我变不回来了。」

帝君又掀起我的后颈，到底没忍住，抱入怀中揉了两把。

## 5

小药丸这么吃着，钟山百里的火都熄灭了。帝君随手吹了口气，焦黑的土上便草木蔓发，生息之力覆盖百里。

殿里面的侍从也终于如云般忙碌回来了。

丑玉蟾被接回去了，一个个欢天喜地的。

仙官清点名册之后，又斟酌着问：「此前还有一只嫦娥的玉兔送至此处，敢问帝君，现下在何处？」

我被帝君牢牢地按在怀中，正是人身，本高高兴兴地准备说在这儿我在这儿，却发现嘴怎么也张不开。

我气愤地看一眼烛阴帝君，却见他唇畔衔了分笑，却还是高抬了下颌，眉眼冷淡：「玉兔？这可从来没有兔子。你说是吧，岁岁？」

我拼命地向仙官使眼色，可他太蠢，看不懂我的语言信息，大约以为我是个神智不正常的仙子，后来便也离开了。

他离开之后，我便一直不高兴，我还是想念广寒宫，想念嫦娥姐姐。

烛阴帝君在我身畔摸着我的乌发，一声声「岁岁」地叫我。

我扭过头不理他。

他问：「不喜欢这里吗？」

我点点头。

他的手抬起我的下颌：「那也不喜欢本君吗？」

我眨了眨眼，闷闷地说了声「喜欢」。

我又悄悄地补上：「可我更喜欢嫦娥姐姐。」

烛阴帝君哑然失笑。

回来的仙侍里有许多跟了烛年许久的老人。

我和最老的那一个仙官崇说，我叫「岁岁」。

仙官崇好好地打量了我一眼，表情奇怪。

我心里一下子把什么话本子里的替身梗，什么「岁岁类卿」都脑补完了，很是眼泪汪汪了一通，晚上也不理烛阴帝君了。

他叫我「岁岁」，我不应。

我从榻上起身，把衣襟理好，帝君在我身后支着脑袋挑眉笑，喊我「岁岁」。

我头也不回，我说我不叫「岁岁」。「岁岁」已经死了。我只是一只小玉兔。

他顿住，倒也不说话了。

我本来就是诈一诈他，现在他这样更是坐实了我的想法。

他果然心虚不说话！

我说我要回广寒宫了。

他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我问他「岁岁」是谁。

帝君从榻上下来，「唔」了一声，却不解释，摸了摸鼻子。

然后他送我回了广寒宫。

我第一次觉得广寒宫那么冷。

烛阴帝君摸着我的头说：「过两天回来接你，你好好待两日。」

关于「岁岁」，他却一个字不提，却只道我不会想听的。

6

我见到嫦娥姐姐，她倒是难得的开心。拉着我左看右看，笑着说：「我们小玉兔竟是这样好看的姑娘。」

我也高兴，却不知道为什么懒奄奄的。

嫦娥姐姐也不多问我在钟山宫里发生了什么。

日子就像从前一眼，我捣药，广寒宫的桂花就这样铺满了阶前。

我已经能够自由控制人身与兔身了。

我高兴地坐上桂花树的枝梢，荡着脚。

嫦娥姐姐在我下面接住落花。

我时常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好像不填补上便要落泪。

我走前给烛阴帝君留了一匣子的小药丸，这下透支了我本就不多的法力。

我疑惑地问嫦娥姐姐：「为什么我的小药丸这样有用呢？对帝君那样的大人物都有奇效。」

时间长久了，我都已经快忘却了。众人以为是我日日伴着嫦娥，教她免受寒冷之苦。事实上，在早她的许多年，我就已经是一只兔，在广寒宫蹦蹦跳跳了，那时候，阶前的桂花树尚且没有这样高大。

我在这儿待了好久好久，才等到一个嫦娥来陪我。

嫦娥替我把发间一根歪了的簪子给扶好。

「世上之事那么多。顾好自己便好了，若知道得那么多，恐怕会招来祸患。」

我懵懂地点点头。

先前说了，帝君丢失了一只寒眼，因着我在治愈烛年的时候表现太过突出，流言说，旁边天河的花能成仙难得一遇，玉兔成

仙倒也闻所未闻，意思是，他们相当怀疑我腹中的内丹，为烛阴帝君的一枚寒眼。

我气极了，又害怕地缩到嫦娥姐姐的怀中哭泣。

内丹掏出来，那我不就死啦？

好在钟山宫那边很快地放出声来，说是帝君旧伤已愈，寒眼已寻回。玉兔内丹？子虚乌有。

我对烛年的十分怨气，便因此消散了一二分，却也忍不住总是想起那个「岁岁」来。

沮丧地低着头，我说我第一次化为人身时，他表情那样怪异，说不准那前一个「岁岁」姑娘有多貌美，才这样看不上我。倒是一段时期自处下来，对烛阴帝君的怒气涨了几分。

嫦娥姐姐是个明白人，日日瞧我这副失魂样，忍不住开口提醒道：

「为何因他情绪低落至此呢？」

我这下呆住了。饶我活了这么许多年，许多事都是以兔子的视角来见的，可是这事却不同。

那日他问我，喜不喜欢他。我说喜欢。也喜欢嫦娥姐姐。

但是这并不相同。

嫦娥姐姐笑了。

「把你丢回来自己想想，那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」

我再见到烛阴帝君时已过了很久，盼着他来找我，却总不见他来。于是见他站在那株桂花树下时，我气鼓鼓地跑过去。

他倒是很有兴趣地捏了捏我发间环着的两个小雪绒球。

我打开他的手，打眼瞧他。却发现他今天穿得格外正式。白珠九旒、玄衣红边的冕服，眉眼里藏了雪，不说话时高傲而矜贵。

我好奇地拨了拨他眼前的白珠，谁知道他自己掀起来了，俯下身来就在我唇上啄了一下。

我气鼓鼓地看他，却又忍不住问：「怎么穿成这样？」

他避而不答，把手背在身后，用眼把我细致地看了一遍。

他神情与往日并无二致，可我却难得地有些不安。我问你要去哪儿，他不说话。

许久才揉了揉我的发顶，叹了口气。

「到底还是舍不得。」他凑近我的耳边，「以后不要再做小药丸啦。」

那日年轻、苍白的帝君在桂花树下微笑，他如同往日一般，微笑地说：「再见啦。岁岁。」

我后来才知晓他是去做什么。魔族的燕风大君与烛阴帝君万年前相战，燕风不知踪迹，烛阴帝君沉睡了万年。可算是两败俱伤。

那日烛年同我告别，是生离。

我后来一度以为是死别。

帝君去与他万年前的死敌交手，却不忍心剖开一只兔子取回他丢失的寒眼。

当初寒眼丢失，寒霜结了万里，其中神力散了小半，剩下的半枚被一只笨兔子误打误撞地吞入了腹中。这是多笨的一只兔子！这样好的东西，却只堪堪地让她具备了说话的能力。

我时常说自己笨。

现在又十分恼怒自己怎么这样贪吃。

我从黑夜等到白天。日子这样轮转，天庭运转得急，为了魔君归来，魔族暴动头疼不已，大战因此而起，烛阴帝君免不了上场，便是连嫦娥姐姐都分到了个职位。

我实在太过于弱小，只好日日坐在桂花树上等待，日日竖起耳朵听是否有烛阴帝君的战报。

帝君问我喜不喜欢他，我说喜欢。

却始终没有勇气问他，你喜不喜欢我？

寒眼在我腹中千年，早已凝在一起。我时常想，他应该把这枚东西取走的，因为留在我这里也没用，我只会做小药丸。可在他身上就不一样了，至少他尚且可以因此多一分胜算。

毕竟我只是一只兔子。

我这样难过，毛色也一日日地难看下去，变成了一只难看的兔子。

直到有一天我打了个瞌睡，梦见战场上毫无生机，浑身是血的烛年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，鳞片脱了一地，金黄的瞳孔渐渐黯淡。我想起那日年轻帝君微笑着和我说，岁岁，再见。

原来告别是这个意思。

我哭着醒来，却一颤摔下桂花枝头，下一瞬却被稳稳地接住。

烛阴氏帝君的战袍染血，目光仍旧清明，下颌里仍然存一分清傲，他和我说：「岁岁，我回来了。」

后来很久以后，我从钟山宫的画卷里翻出了一卷奇丑无比的大兽，侍官同我说是帝君养的第一只宠物，我来了兴趣，问是什么名字。

帝君在我身后轻笑。

说是，岁岁。

（完）

